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五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太祖於士庶亦許其得祀四親。其有以擴一本之愛。定百代之典矣、苟廟制不定則有如光武中興漢室、上祀哀平、而高曾祖考、皆不得祀、果恊人子之情否乎、且不論四親則昭穆不叙、或兄弟叔侄入紹大統、如唐憲穆宣敬文武不過四昭二穆、上不及高祖矣、雖同堂異室、坐次不覺甚紊、然未當祧而祧者、不遽

及三世乎哉是故祀典必以廟制爲先廟制必以四親爲主定四親之廟所以親親也四親昭穆既叙凡祧必論其世矣且有大祫之禮不論祧與未祧皆得與焉不其廣親親之義于無窮乎定太祖之廟所以尊尊也及有大禘之禮追祀始祖所自出之帝不其廣尊尊之義于無窮乎世室崇祀有功德者百世不遷所以賢賢也又有明堂之禮如周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其廣賢賢之義于無窮乎 宗廟總叙

王者七廟圖

穆	太祖	昭
穆（文王世室）		昭（武王世室）
穆		昭
穆		昭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廟制宗無數圖

穆	太祖（后稷）	昭
文（文世室）		武（武王世室）
穆		昭
穆		昭
穆		昭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朱子曰劉歆說文武為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是

壇立於右墠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墠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廟與右祧爲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爲說之誤殊不知昭穆不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爲昭哉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爲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際且壇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墠穆不可以有壇而

無墠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況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弃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當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爲王考謂之穆即爲考廟也論宗廟昭穆

唐世以景帝爲太祖唐公李丙唐高祖父當中睿間則景帝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祫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於昭穆至代宗後以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祫得以正位然獻懿二祖景帝之祖與父親盡已毀而禘祫則合祭故

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
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祫祭如太祖東向
之位其始也虛之其末也則獻懿二帝迭處之矣然
祭祀乃一時之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
廟有百世之規既立太祖之廟不可復虛既入太祖
之廟不可復遷姑以熙寧之事言之當時以僖祖爲
太祖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爲三昭三穆是以僖祖
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而肇造區夏光啟後裔者藝
祖太宗也今僖祖爲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
則親盡而毀之可乎稽曰以二祖同文武世室亦百

世不毀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下今以僖祖爲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纔及五代以藝祖爲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崛起而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於是尊爲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逮其遠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邦啟土創業垂統者爲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固未可以言百世不遷矣蓋後世太祖之位隨世而遷太祖之議世各異論不能如殷契周稷之定於有天下之初而後

世子孫竟無以易也然則歷代所以不能復殷周七廟之制者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祖無一人可以擬稷契者是以太祖之議難决而太祖之位未定故耳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庵之說其大槩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且引書穆考文王詩率是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以爲證蓋文爲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爲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

與曾孫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於昭穆入於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然愚以爲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始以晦庵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於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王爲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王之弟

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

丁南庚陽甲盤甲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
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爲
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
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嘗祧而祧者四
世矣後乎周者爲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
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
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
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三昭二穆而懿宗所祀
上不及高祖未嘗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則不特
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

六世、則武丁之時、祭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祭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旣不能必其爲弟爲子、必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爲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爲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菴之說、外爲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昭穆之位、旣已截然則

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虛、懿宗之時、雖四昭、而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闕、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爲昭爲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既未祧遷如武丁之時小乙父也南庚陽甲盤庚小辛皆伯父也祖丁祖也祖辛沃甲皆伯祖也祖乙曾祖也河亶高祖也外壬仲丁高伯祖也太戊雍己五世伯祖也小甲六世祖也若以祀及六世言之是五廟皆未合祧遷又不止十廟而已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祔、則須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內、太祖廟之左右、創造須擾、非所以寧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視、似反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

共爲一廟之混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論廟制宜定太祖之廟

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以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奸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兎釜之與黃鍾然其肇造區夏光啓王業享跡則同爲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遥遥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

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爲不類至於唐旣以神堯擬文王也而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旣以藝祖擬文王也而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窋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也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爲不可葢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獻議者始爲導諛附會之說以中之老聃亦人耳道家者

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爲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復周之柱下史矣而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爲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蓋雖祖聃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於是崇建太清宮、每禘祫並於玄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玄元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禮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効唐人之爲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太帝以爲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僖宗

則俱爲昭穆矣、晦庵嘗言景靈之建外爲都宮而內
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葢以其規制寵壯、每帝各
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稍類古人立廟之制而
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然不知
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
如稷之于文武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
之制、鄭氏註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
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人先後爲次項平甫
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嚳
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

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也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効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强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祖農祖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

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覩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論推尊祖配天帝

寢廟辨名圖

房　室　房

寢

階　階

東夾室
北堂　房戶
中霤　北牖　室
房戶
西夾室

東堂
東坫
西序　東序
序端
東　○　楹
廟堂
堂廉
西　○　楹
序端
西序　西序
正坫　西堂

阼階
砌
西階

庭

塾堂　　內霤　　塾堂

門內東塾
楣
門內西塾

門外東塾
棖　闑　棖
門外西塾

廟閾　外門

宗廟大

獻以九獻之數祭天地始
薦 以上皆祼
祭禮 乃告在室
祭上九獻祭祭室上尸獻三獻三酒

貳尊之數

五齊各貳
凡二十尊
三酒各貳
凡十二尊

齊酒之位

玄酒在室 王
在戶 立
粢醍在堂 阼
澄酒在下 階

卣 尊
后之東勺

王入

奉有司詔嗇

迓賓之樂

賓出以
逆肆夏
注云
當作
陽夏
曰肆
失之

牲龜
腊爲
之前
美次
味金
東

王以
玉爵
勺盎
齊獻

王尸
玉爵
勺醴
齊獻
獻卿

王肩講
玉爵
凡臣
獻
與
獻執

天子以璧勺獻公與

再 三 四 加
朝 饋
獻 獻 獻 九獻

天祖廟

司士奉殺爵平昭穆

大舞

賓米牛牲禪殺之於祼前

饗之圖

太室

東

奏夏之時

王入奏王夏

后入奏齊夏

尸入奏肆夏

牲入奏昭夏

賓入奏納夏

祀神之樂

大祖奏昭夏

先王公天作

文王清廟

武王執競

奏大武則

詩武他如

大師樂

后立西房

王卣之西尊勺

掌有司穆尚

繹祭之位

繹祭在廟門外正西謂之祊於東之矣

水次上升之漆和絲氣纘

加 三獻 二食 三刀 獻三

后鸞 八籩 八豆 昌璧 爵勺 盎齊 亞獻

后鸞 八籩 八豆 昌璧 爵勺 醍齊 亞獻

肉后 宗昌 代璟 后爵 鸞勺 加凡 遵酒 亞獻

事共一獻

卿昌璧散獻為加獻

詩武升歌 音 夾 鍾

武

碑迎牢麗碑叙之於祼後

虞夏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周人進禘爲殷祭蓋春祠夏禴而秋冬乃嘗烝也三年而祫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於繼孝爲最周乃禘又追祀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太宗配則報本反始之盡也春獻羔開氷也若嘗麥以雉也嘗黍以雛嘗麻以犬也嘗稻具鴈嘗魚而薦鮪也嘗以薦繼孝之盡也國太師大會同大烖必造而告焉出告反面之義也大宰掌誓戒具修如郊前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如郊太史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如郊小宗伯毛六牲頒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使六宮

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以待果將、辨六尊以待酌獻、辨物備物也、醢人共薦羞之實、豆人醢人共五齊七菹若醢醬之物、鹽人共苦鹽型鹽、甸師共齍盛共蕭茅、共物備物也、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烹人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隸僕埽除糞灑以待事、備內外之官、官具而備具也、祭之前日、六官各以其屬肅將事具、如郊祭之日、閽人設門燎以夙事而張具、世婦涖陳女宮之具、大史執書以次位常、於是肆師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而祭行、王袞冕乘金輅以出入、即位於阼、奏王夏、后副禕入立于西房、奏

齊夏、王王后、祭內外之主也、大祝逆贅刀刀服袞冕以入、工奏肆夏、神之也、王及於室而不迎、記言之必在廟、而後全於臣、全於子也、鬱人用祼圭、和鬱鬯而實之、沃王盥、王執圭、贅以獻刀、以祼祭之、啐之而奠之、后以璋贅亞獻、重祼也、灌用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而獻始此也（此初獻再獻也）大司樂奏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鐘爲羽以迎神、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樂神、而樂始此也、是謂二始、二始者、求神之道也、既灌、王祖而迎牲、牲入肆夏作王親牽、宰贅之、公卿大夫以幣從、司徒詔於庭、詔博碩肥腯、告在滌、敬以

充也、王麗牲于碑、執鸞刀、啓其毛、尚耳、祝以血、詔于室、告幽全、敬以全也、皆求諸陰也、於是延刀於室外戶西、南面而朝踐禮、行祝、取膟膋燎之、爐蕭合黍稷雜燔之、使臭陽達於墻屋、求之陽始此也、王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於室、出入隋于主、謂之制祭、言王親制以祭也、其貴肝、肝臟之首也、乃升牲首於室中北牖下、尊首也、首體之元也、於是王洗玉爵西酌獻尊之醴齊以薦腥、王后洗東酌獻尊之醴齊、介豋朝事之豆籩薦焉、禮交動于上也、上歌夾鍾、下笙無射、合而奏大武、樂交動于下也、是朝踐也、謂踐而

始行事、藎追孝卿之而饗之也、此三獻四獻也於是羹定、而
熟可薦矣、王拜妥乃以玉爵酌象尊盎齊以薦熟王
后以玉爵酌象尊之醍齊介焉、饋食之豆籩薦焉、饋
而食之、追而養之也、五獻六獻乃告充、王復以玉爵酌朝
踐著尊之泛、齊以酳乃、七獻王后薦加事之豆籩介焉、
乃卒飲祝、酌清以授尸乃酢王、乃布酢席於戶內、王
受酢乃以餕贊祭祝、以嘏告慈、而后以瑤爵實壺尊
之醍齊獻焉、八獻乃酢后如王、則追養之盡也、孝慈之
忠也、合莫之所交也、且也七獻而王獻公、八獻而王
獻卿、於是諸侯爲賓者以玉爵實盎齊備卒食之、三

獻而朝獻禮成九獻得天下諸侯之懽心、共事之也。既九獻、王冕而總干、舞大武之舞以樂、刀嗣子舉薦爲加爵、旅酬行而禮成。蓋王主大烹以饗、故薦血腥熟、王后主豆籩、故薦備水土之品、與饗先飲食先饋食、豈施各有當與。毛血詔於室、始在室、室在奧、尊奧求之陰歟。羨定詔於堂中、事在堂、堂在戶西南面、尚明也、令之陽歟。納牲詔于庭外也、殺而登首于室內也、明日又繹而祭之祊、卒事在廟門外、或諸遠人與、祊其諸遠者與、則神明然也。天子諸侯禮闕有間、而經唯特牲少牢之饋食、廩饋食何也。食禮也、饋食追養

繹孝者所必先也、故刀入而饋特牲九飯少牢十一飯食道焉已也獻爵曰酳酳以酒演氣而安食也侑曰王刀未實欲其克也嘏以摶黍詩懷而出也必嘗黍嚌食之本也陰厭厭其始也陽厭厭其終也自饎爨至于闔牖戶孝無終始而一生於厭飫、故曰是食道也、禮饗禘有樂食嘗無樂故大夫士判縣特縣而饋食無樂則食道故也、蓋饗禮亡也、秋霜露既降以食禮接焉食養陰也春雨露既濡以饗禮接焉飲養陽也、故饗禮有樂而食禮無聲、乃其執特牲少牢皆無樂而以爲大夫士之祭無樂也、失之矣、大夫祭號數

有數比時也祝牲告充舉獸尾告備魚十有五而畀膾一純而畀宗人滌告具宰命爲酒備物也司馬封羊升羊司士刲豕升豕雍人倫膚宗婦薦豆有踐備官也如是而後祭祝迎刀於廟門之外刀沃盥神明自淨之義也刀入而祝主人拜受刀敬之而後安之安之而後饗之敬養之道也佐食舉肺脊邇敦主人羞所俎刀告飽祝侑又告飽主人不言拜侑養之忠也洞洞敬屬屬忠孝子之所以事其親也主人洗爵而酳何也引飲也既食之又飲之孝之繼也有酢酬何也有酳有酢有酬而後惚恍乎其與神明交幽明

感通可酢可酬而嘏可久可大也主婦亞獻賓長三獻何也天子之祭也得四海歡心以事其先王故嘉與天下共之諸侯之祭也得四境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故嘉與境內共之大夫士之祭也得上下之歡心以事其親故樂與嘉賓承之也於是乎有司徹而燅俎復於堂既飲食之又從而釋之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無已之忠也故主人主婦之交致爵也三獻作止爵乃卒爵酢賓致爵而主獻賓行酬也嘉爵徧獻而旅酬行也其義一也嘉與與祭者共之也上養之祝曰養有以也是先祖之德也以敎忠也嘉與宗嗣

世守之也下養之祝曰酳有與也先祖之恩也以教睦也嘉與同姓共有之也故宗廟之禮死如生亡如存獻畢酢酬畢舉陟降上下儼乎幽明之及交孝慈遠而百順備也宗廟大享議

商七廟之圖

西

太祖

北

昭祧

昭

昭

南

穆祧

穆

穆

東

周天子廟

無寢

祧 姜嫄（始祖所自出）

寢

太廟 文王

寢

高祖廟

寢

祖廟

無寢

祧 后稷（始祖）

寢

太廟 武王

寢

曾祖廟

寢

諸侯廟

寢

高祖廟

寢

祖廟

寢

曾祖廟

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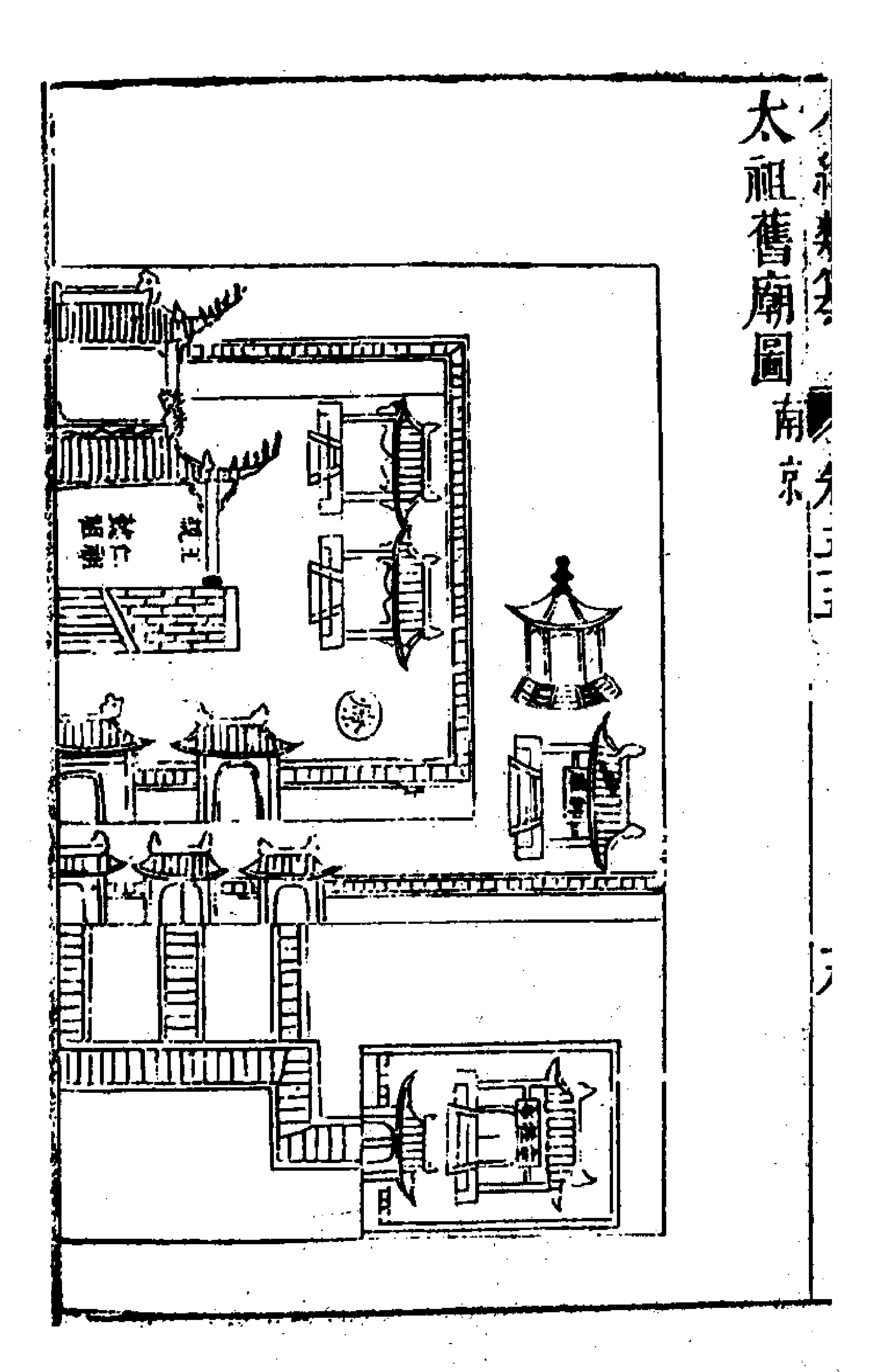
禰廟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禹貢韋玄成匡衡之徒雖用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立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食、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歷魏晉隋唐、其間非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太祖之位、不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旣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得以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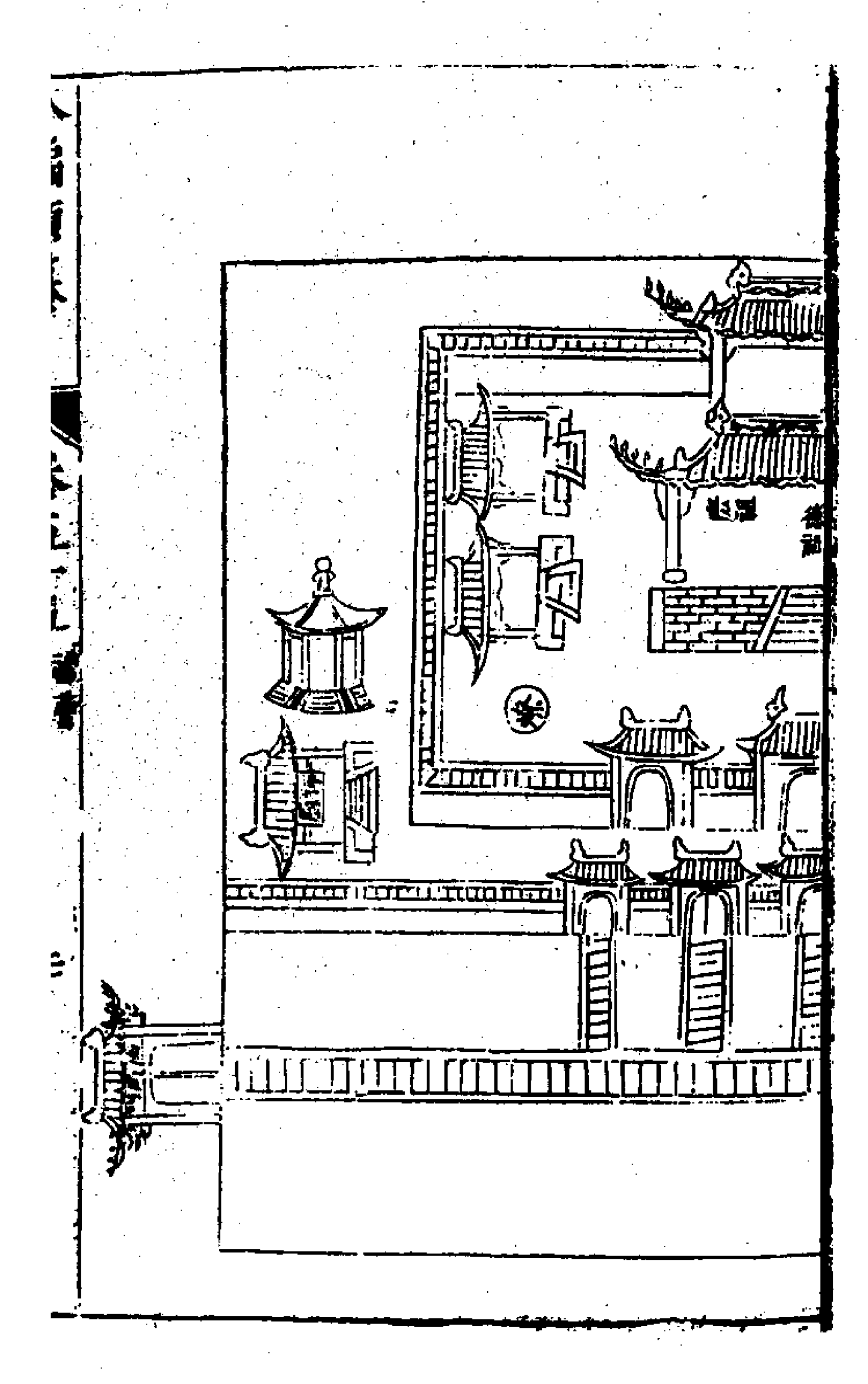
設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鬯俎而除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有所不安矣又按禮經無墓祭之文而上陵之禮三代以前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敢也葢不忍也光武凡三幸長安皆有事于十一陵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于春秋歲以為常我　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主祀焉天下無事　天子於清明日亦或一行其藩王或來朝者亦許謁　孝陵在南

京內外臣僚有二經過者必先拜亦否則有罪宗廟祭祀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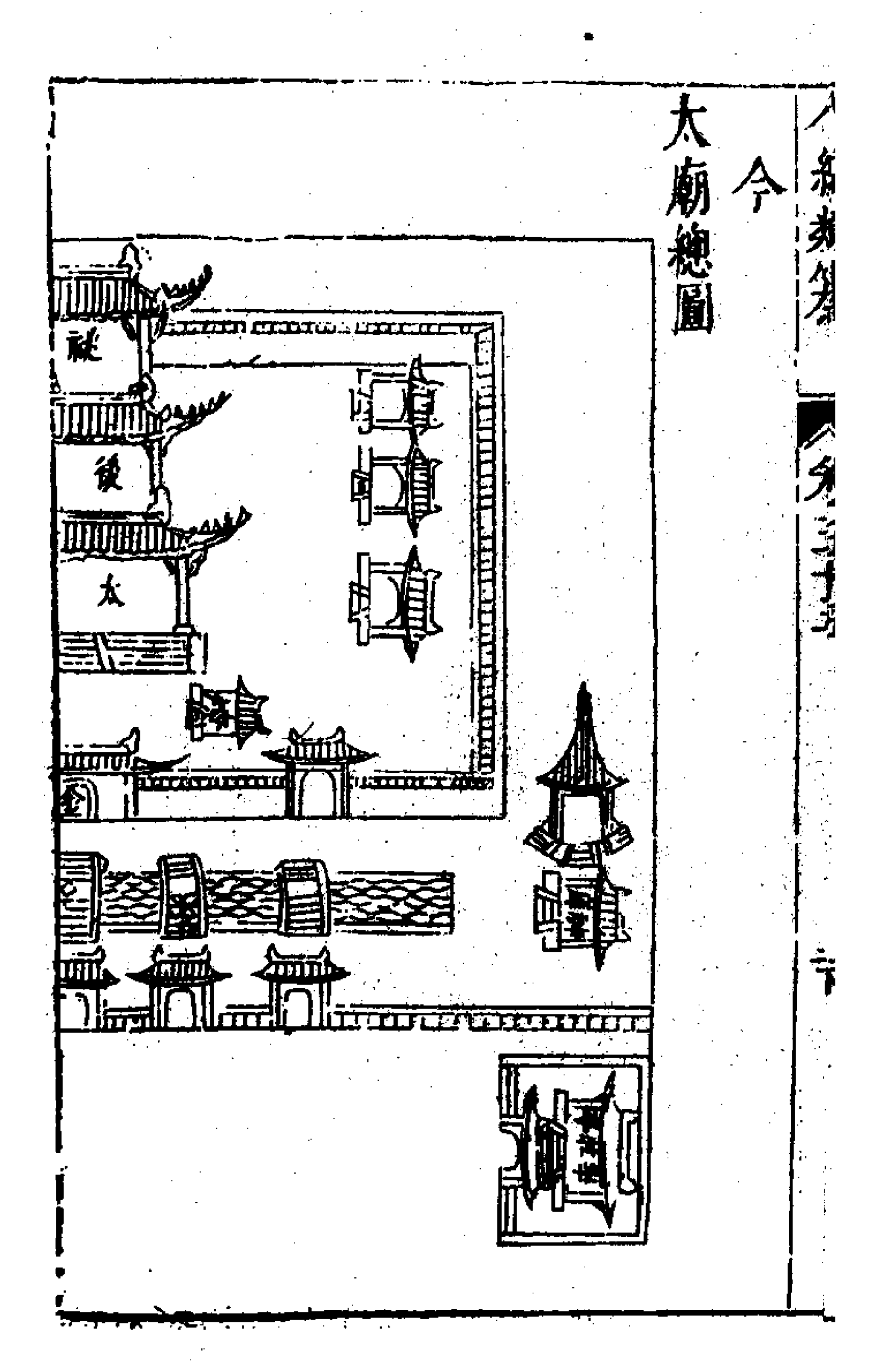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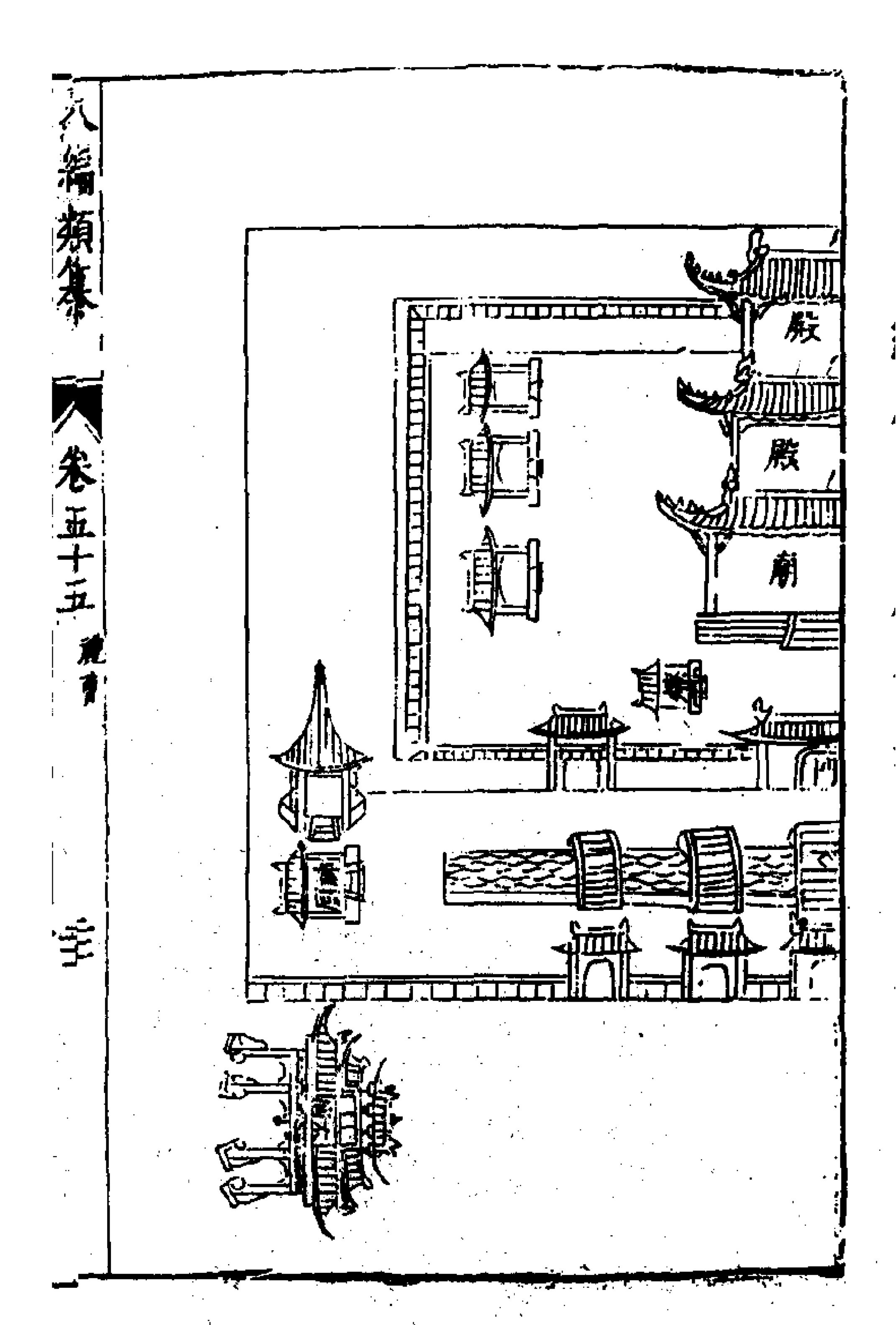
太祖舊廟圖 南京



今

太廟總圖




殿
殿
廟
門

國初建四親廟於闕左中 德祖東 懿祖次 仁祖西 熙祖廟與主皆南向東西有夾室有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繚以周垣略如都宮之制洪武元年定四孟歲除五享洪武元年命製 大廟祭祀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可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王既不用之似亦無謂其制祭器如事生之宜於是祭用金造金祭器禪襪枕簟篋笥帷帳浴室皆備二年令清明端午中元冬至時享歲除如故祝稱孝子皇帝不稱臣遣皇太子祀云命長子某

不得稱皇太子三年時享仍用四孟孟春特享四廟

三祖奉三祖合享於 德祖之廟 德祖南向 三

祖東西向初獻各奏其廟樂餘奏 德廟樂四年遣

大臣分獻親王功臣王曰國家祭祀太廟除特享外

其餘合祭之時正見同歆同樂之際凡有親戚功臣

皆可共享其樂九年改建太廟前殿後寢殿殿翼兩

廡寢殿九間間一室中室奉 德祖帝后神主 懿

祖東一室 仁祖東二室主皆南向凡席諸器備如

生儀時享殿中設 德祖帝后衣冠神座南向 懿

祖座左西向 熙祖座右東向 仁祖次 懿祖西

向親王配享于東壁功臣于西壁孟春擇上旬吉日
三孟朔日歲暮除日皆合享奏　德廟之樂罷特享
二十五年令廟享值國喪樂備而不作三十一年
太祖神主祔寢殿西二室南向正殿神主座次　熙
祖東向　成祖遷都北平建廟亦如之　成祖升祔
東三室殿座次　仁祖　仁宗升祔西三室殿座次
太祖宣宗升祔東四室殿座次　成祖英宗升祔西
四室殿座次　仁宗弘治元年憲宗將升祔議祧
禮禮言國家九廟已備憲宗祔廟議者咸謂　德
懿　僖　仁四廟宜以次奉而尊　太祖為百世不

遷之祖、是知尊　太祖而不知　太祖之尊其祖也、
昔周既追王太王王季文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固
家自得祖以上莫推其次則德祖視周后稷不可祧
明甚　懿　僖　仁三祖以次當祧、　太祖　太宗
視周文武世室、百世不遷、禮也、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宜於　太廟寢殿後別建祧廟、如古夾室之制、
歲暮則奉祧主合享、如古祫祭之禮、吏部侍郎楊守
陳言禮官議請尊德祖　百世不遷、如宋僖祖故事、非
是、禮天子七廟、祖功而　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
也。始祖必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也、

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旣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旣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或曰降而合食、以尊就卑、不可謂禮、不又有太禘乎、 憲宗升祔、請并祧 德 懿 熙三祖、自 仁祖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 太祖擬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尊 太祖、祫祭尊 德祖、如此功德並崇、恩義亦備、廢無悖禮、上從禮官議始建祧廟於寢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神座、 熙祖寢主遷東一室殿座還西向一位、 仁祖以下遞遷

憲宗升祔西四室殿座次　宣宗　孝宗升祔　熈
宗　武宗升祔祧　仁祖　睿宗升祔不得不祧
德祖以故九廟　太祖居尊而四祖之主皆祧矣嘉
靖四年立世廟于　太廟東享　皇考獻皇帝九年
春　世宗皇帝復行特享禮令祠官廟殿帷幄如九
廟各奠獻讀祝三孟如舊奉　太祖南向十年冬
上諭禮官言　太祖以恩降　德祖今毋當以義尊
太祖祫祭宜奉　四祖同　太祖皆南向庶見　太
廟爲特尊　太祖禮官言合羣廟之主而祭於　太
祖之廟是爲大祫亦以尊　太祖也太廟　太祖之

廟、不當與昭穆同序、 太祖太廟之主、不可與子孫並列、自今大祫、宜奉 四祖 太祖皆南向、 德祖居中、 熙祖 仁祖 太祖東西並叙、 列聖左右序列、東西相向如故不惟我 太祖列於羣廟之主、足以申 皇上尊 太祖之心。而 懿 熙 仁三祖、得全其尊。尤足以體 太祖之心。 上曰善是年上坐文華殿東室召見輔臣時議禮官言議復古七廟之制、太廟及寢殿祧廟宜存弗撤惟量地分建羣廟、議未決諸大臣退、會中允廖道南疏請建九廟、上得疏喜下廷議吉上議古者天子廟制唐虞五廟

夏后因之殷周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
説又各不同宋儒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
外爲都宮内序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不合都宮
不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列爲廟遂有同堂
異室之制嗣後魏晉隋唐宋皆然我　太祖初別立
四親廟廟皆南向似近古禮後改建　太廟又用明
帝之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宣諸召問謀諸臣鄰者
屢矣但今　太廟南近宮墻東邇世廟西阻前朝地
勢有限　上諭　太廟三殿勿撤則　太廟垣外左
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昭穆六廟在太廟前

以次而南、則令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牆不遠、即使盡闢其地、分為左昭右穆、尤恐勢不能容、若欲稍減規模、不必別門異寢、又恐禮未必協、況古七廟九廟制度皆同、今太廟巍然弘壯、而羣廟潰然湫溢、亦恐於義未安、議者欲就太廟兩廡、即分羣廟、不惟去尊即卑、不足以稱 聖孝而遷就一時、裁損廟貌、尤非細故、且有廟無寢、神將何棲、諸王功臣、置之何所、議者又欲藏主夾室、夫夾室者側室也、以藏祧主可也、以藏親廟未毀之主、情理舛矣、至謂周人廟制約儀宜放為之、夫周廟門大扃七箇、闈門容小扃三箇

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過於今廟烏在其爲儉約也今損　太廟羣廟可又損於祖世廟乎且　太宗功業比隆　太祖　憲宗　獻皇父也又可減於世世廟乎今之廟主　太宗之下凡有七聖將如古制爲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抑爲商周以　太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即使廟宇既成　皇上冠冕佩玉執圭服袞循紆曲之途徧立羣廟而行興俯伏拜起奠獻之禮非獨筋力不逮而日亦不給矣議曰周禮宗伯代后獻羣廟可遣攝也夫古者廟祭君后祭獻后不與祭宗伯代獻謂

並一廟之中代亞獻之禮未聞今臣可以主廟祭也且古者助祭諸侯類多同姓罔非天潢今陪禮者可擬古諸侯乎 皇上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上對越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後成廟門垣廡寢是也儀文必備而後成禮樂之類是也今分爲各廟廟祭是時不得不降簡易是欲尊之而反卑親之而反疎秖見其貶損而未見其隆重矣大學士丘濬謂宜一日間祭一廟歷十四日徧七廟此蓋無處而強爲之說不自知其言之迂也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以盡爲非禮也 皇上以皇考專享

世廟、而　太祖列聖、乃下得以專廟以全其尊。然
列聖同享　太祖以極尊崇、而皇考尊歸　世廟、猶
爲退遜、若　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
厚薄之間、似不足以稱　皇上孝敬之誠。　皇上割
論輔臣、亦言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實萬世
之寶訓也。疏入、上不允、竟撤故廟、改建　祖宗各爲
專廟、諸廟合爲都宮、太廟居中、昭穆六廟左右列、
成祖廟在六廟之上、廟各有殿、各有寢、主　太廟寢
後、別有祧寢、藏寢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
兩向、內門殿寢皆南向、十一年罷設衣裳請主、十三

年南京太廟災、上欲勿建、勑廷臣議、禮官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修飭方新、遽罹回祿、皇天眷德之意、聖祖啓後之靈、恐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嘉靖十四年、欽依 皇祖文皇帝廟曰太宗廟、昭穆迭遷之意、要必昭不動穆、穆不動昭、方是正義、可著爲令、上責令亟起新廟、罷建南京太廟、廟址築周垣、香火并入南京奉先殿、臘節祀獻新儀、如儀、十五年十二月廟成、詔曰朕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 太祖爲專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於羣廟之外、表功德不遷、享百世祀、更創 皇考廟曰獻皇

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止修時祭以避豐禰之嫌十七年九月遂尊皇考廟號爲睿宗祔享太廟撤世廟又改尊　太宗爲成祖立春特享各出於殿成祖廟迎神樂別歌三獻徹饌還宮樂如太廟　仁　宣英　憲四廟樂歌同　孝　武二廟迎神樂別歌三獻徹饌還宮樂歌同　睿宗樂別歌異諸廟上親獻太祖　列聖廟遣大臣攝之立夏時祫出　太祖成祖七宗主於大殿立秋時祫如夏禮樂歌異於夏立冬時祫如秋禮迎神徹饌還宮樂歌異於季秋冬中旬擇日大祫出　四祖　太祖　成祖　七宗主

於大殿祭畢各歸於其寢是年皇后助獻二十年四
月宗廟災初震火起　仁廟風大發仁廟燬俄而
成祖廟主又燬延爇太廟及昭穆羣廟惟　睿廟獨
存　上奉　列聖主於景成殿遣大臣入長陵獻陵
告題　成祖　仁宗帝后主奉景神殿二十四年七
月新廟成復同堂異室之制寢殿　太祖正位居尊
成祖　仁　宣　英　憲　孝　睿武左右次列皆
南向設衣冠合享　四祖皆祧寢南向二十八年
孝烈皇后升祔祧　仁宗四十四年改睿宗廟爲
玉芝宮奉安　睿宗帝后神主宮後東北爲景神殿

奉藏列位御容乾清宮東爲弘孝殿又東爲神霄殿
又東爲奉先殿設奉安　列聖帝后神主四十五年以
世宗升祔奉孝烈皇后祔廟隆慶元年奉安　孝烈
皇后神主于弘孝殿　孝恪皇太后　孝懿皇太后
神主于　神霄殿凡册封等項告祭于內洪武二年
壽春十五王進侑四祖廟壽春于孝陵爲伯南昌七
王兄寶應七王從子也廡中木王稱壽春八王爲高
伯祖考寶應七王爲曾伯祖考禮官誤矣是年祔享
戰歿功臣也乃設青布襷於廟庭祀之尋更定功臣
十三人令大海通海張趙德勝世傑再成楚國公廖

永安七人已卒祔廟達等六人俟卒進侑八年設黃布幄殿左右即於廟中殿上祀　四祖左祀楊王皇兄徐王右祀功臣九年定春壽王王妃二十一人侑享於東壁功臣十二人西壁罷永安祀洪熙元年以靖難功臣玉能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侑享　文廟嘉靖九年中允廖道南言廣孝髡徒不宜入廟移祀大興隆寺十年以刑部郎中李瑜議進基侑祀　高廟位次六王十六年武定侯勛乞進其祖英侑享　高廟下廷議不可戶部侍郎唐胄疏爭言廟次諸臣位次上下且不可易況有無之額敢輙增損乎勛言

往年進基祔享以文故舉朝翕然順從臣祖英武臣乃紛然阻忌　上是勛言進英祀先是　二廟侑享功臣位各以爵及進基伯位公侯　上不喜曰何以上基而下英也令禮官考議乃合二廟功臣叙爵於是列英永義侯上河間東平二王黔寧王基永義侯下英未進侑時禮官建言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於朝廷魏祀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唐高祖至憲宗廟或六七八人或二三四人宋太祖至中宗亦然如魏徵李沆司馬光皆文臣不必皆武功也守成諸君亦各有與享不必皆創業也我朝　二祖開國靖難

固有功臣　仁宗以後無事武功其閒相與輔贊治平豈無有如魏徵李沆輩者今侑享　二祖凡十七人十七人中惟基廣孝二人文臣耳自後六廟缺焉無聞乞下廷議考來六廟文武大臣有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請上裁定進侑廟廷　上不允　太廟在闕左前殿後寢寢殿後有祧殿皆九楹各翼兩廡寢殿藏主如同堂異室之制祭出主於前殿畢歸主於寢殿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中室

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
帝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仁宗
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　達孝昭皇帝誠
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　宣宗憲天崇
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孝恭懿憲
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
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　孝莊獻穆弘惠
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
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　孝貞莊懿恭靖仁慈
欽天輔聖純皇后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

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
贊聖敬皇后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
恭儉敬文獻皇帝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
獻皇后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弘文
思孝毅皇帝　孝靖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
后叙列左右室皆南向　世宗　睿宗　世宗父也
於　武宗為叔以故躋武廟上祧殿藏德祖玄皇帝
后　懿祖恒皇帝后　熙祖裕皇帝后　仁祖淳皇
帝后祧主廟殿兩廡侑享親王十五人壽春王劉妃
一壇霍丘王翟妃下祭妃下安豐王趙妃南昌王共一

壇蒙城王田妃盱眙王唐妃臨淮王劉妃共一壇寶
應王安六王都梁王英山王山陽王昭信王共一壇功
臣十七人十六壇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
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左丞相中山武寧王徐達
開國翊運推誠宣力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太保中書左丞相開平忠武王常遇春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都
督同知軍國事岐陽武靖王李文忠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寧河武順王鄧愈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

國公追封東甌襄武王湯和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柱國西平侯追封黔寧昭靖王沐英贈奉天靖難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忠
顯公加封河澗忠武王張玉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太子
太傅成國公追封東平武烈王朱能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
虢國忠烈公俞通海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同知都督府事蔡國忠毅公張德勝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

大都督府事越國武莊公胡大海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梁國武桓公趙國勝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鎮國將軍護軍僉大都督府事追封泗國武莊公耿再成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追封榮國威襄公郭英贈奉天靖難推誠効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金鄉忠莊侯加封寧國公王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安遠將軍輕車都尉同知英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特封永義侯桑世傑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諡文成護軍誠意伯劉基皆

左右鈫兩廡東西二燎爐南爲戟門設俱服小次門左神庫厨南爲廟門門外東西爲宰牲亭南爲神宫監西爲廟街門歲四孟行時享於　太廟春以上旬吉日夏秋冬以朔日。　前十五日委協律郎率樂生於　太和殿演禮樂前十日題請　上請祭前四日本寺官具公服于　皇極殿奏至齊進銅人于文華殿東九五齊出示長安門前二日同光祿寺面奏省牲隨詣　太和殿觀樂儀牲所看牲前博士進祝版于平臺侯　上塡御名奉安于神庫樂舞生設各門燒香陳設樂器鋪排洗祭器陳設祭品是日　祭品

太祖帝后奉先帛二金爵四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鉶
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十二　成祖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　睿宗　世宗各帝后同　壽春王
展親帛二磁爵六牛一羊一豕一鉶二簠簋各二籩
豆各十　霍丘王妃　下蔡王妃　安豐王妃南昌
王妃王妃共一壇餘同惟帛六爵十八　蒙城　王妃　盱眙
王妃　臨淮王妃共一壇用　寶應王六安王　來
朱王　都梁王　英山王　山陽王　昭信王一壇
餘同惟帛七爵二十一　武寧王徐達報功帛一爵
三羊一豕一鉶一簠簋各一籩豆各四　常遇春以

下十六壇同　上由廟街門入至廟門西降輿導引
官導由廟左門入至戟門帷幄內　上具祭服出導
引官導至丹陛上內贊對引官導　上由殿左門入
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
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奏四拜傳贊百官同　典儀唱奠
帛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各奉帛及金爵詣各帝后
御案前跪獻訖樂暫止奏跪傳贊衆官皆跪贊　讀祝讀訖奏
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　樂復作樂止典儀唱亞獻禮
樂執事官獻磁爵于各帝后御案前訖樂止典儀唱
終獻禮奏樂執事官終爵獻同亞　樂止本寺卿至中室

東傍西南立唱賜福胙光祿卿捧福酒跪進于 右

內贊奏跪奏搢圭奏飲福酒飲訖光祿官捧福胙跪

進于 右贊受胙訖奏出圭奏俯伏興平身奏四拜

傳贊百官同 典儀唱徹饌奏樂樂止寺卿於中室左楹下

北向跪奏禮畢請還宮奏樂樂奏四拜傳樂官同奏樂止典

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奏樂 上退

拜位之東立捧祝帛官出中門奏禮畢 上出導引

官導至帷幄內易服回宮國朝太廟祀典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五廟皇祖考妣太

皇太后

皇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妣孝靖毅皇后

皇考世宗肅皇帝　皇考妣孝潔肅皇后時

維孟春夏秋冬禮嚴祭祀謹以牲醴庶品用伸追慕之情

尚享

樂章 樂六奏樂生七十二人舞八佾文生六十四人武生六十四人

迎神 太和 慶源發祖世德惟崇致我祖宗開基建功

京都之神親廟在東惟我子孫永懷祖宗氣體則同

呼吸相通來格來享皇靈顯融

初獻壽和　思我皇　祖耀靈于天源衍慶流繇高遠

玄孫受命追遠其先明禋世崇億萬斯年

亞獻豫和　對越至親儼然如生其氣昭明感格在庭

如見其形如聞其聲愛而敬之發乎中情

終獻寧和　惟前人功德肇膺天曆延及予小子爰受

方國欲報其德昊天罔極慇懃三獻我心悅懌

徹饌雍和　樂奏儀肅神其燕娭告成于祖亦佑皇妣敬

徹不遲以終祀禮祥光煥揚錫以嘉祉

還宮安和　顯考神運無迹鸞馭逍遙安其所適其靈

在天其主在室子子孫孫孝思無斁　太廟禮儀樂

章同時享　德祖　懿祖　熙祖　仁祖　仁宗

各帝后祭品同　先十日題遣官請　祧廟及告

太廟告　祧廟磁爵三脯一醢二果五棗栗葡萄蓮

肉胡桃仁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　敢昭告于　德祖玄皇

帝后　懿祖恒皇帝后　熙祖裕皇帝皇后　仁祖

淳皇帝皇后　仁宗昭皇帝皇后　茲者歲暮恭於

太廟舉行大祫之禮祗請　聖靈詣廟享祀特伸預

告伏惟　鑒之謹告　告　太廟儀同　祧廟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　敢昭告于　五廟皇帝

考妣太皇太后

皇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妣孝靖毅皇后

皇考世宗肅皇帝　皇妣孝潔肅皇后

茲者歲暮特修大祫之禮恭迎　德祖皇帝皇后

懿祖皇帝皇后　熙祖皇帝皇后　仁祖皇帝皇后

仁宗昭皇帝皇后同臨　享祀伏惟鑒知謹告祫祭

前一日陳設　德　懿　熙　仁　太祖皇后南向

祖　宣宗　憲宗　睿宗　世宗西向　仁宗　英

宗　孝宗　武宗東向至西　上詣　太廟行禮儀同時享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德祖玄皇帝　玄皇后

懿祖恒皇帝　恒皇后

熙祖裕皇帝　裕皇后

仁祖淳皇帝　淳皇后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

成祖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

仁宗昭皇帝　誠孝昭皇后

宣宗章皇帝　孝恭章皇后

皇高祖考英宗睿皇帝　皇高祖妣孝莊睿皇后

皇曾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曾祖妣孝貞純皇后

皇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妣孝靜毅皇后

皇考世宗肅皇帝　皇妣孝烈肅皇后將當
歲暮明旦新正謹率羣臣以牲醴庶品恭詣　太廟
特修祭祫。用伸追慕之情尚饗

延陵顔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六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太祖高皇帝　命稽古首建　廟闕左，以享　德熙　懿　仁　四親而　壽春諸王，咸以次而侑享焉　文皇帝繼統，上承先德，建　廟非平，以享　列祖太祖四親而壽春諸王，以次在侑，於時廟數猶未定也，至　憲宗純皇帝，以世代既足，始備　九廟之制，四　列祖一　太祖一　成祖並　仁　宣　英三

宗爲九而規制於是大定矣。於時升祧之禮猶未講

也至 世宗肅皇帝以世數既盈、復更九廟之制、一

太祖一 成祖六 仁 宣 英 憲 孝 武並

憲帝升祔爲九而典禮於是乎益詳矣、春月特享、則

分祭於各室。三時合享。則共食於 前殿而已祧之

廟不與焉。時享之禮、則以 太祖爲尊、歲暮之祫、則

升 四祖於上而祧廟之主、咸出而共享焉、當 憲

廟時。 四祖並列。殆體 太祖之心乎。而 九廟未

足。禮固不得而有祧也。至 世廟之時。 四祖並祧

固尊 太祖之位乎。而世數已足勢不容於無祧矣。

其或祧或升之次合享分享之儀孰非酌之今而諧
揆之古而不悖者乎歷世滋久訛舛相承益於名實
莫可致詰矣以今日言之、弘治中、時享祝文稱八廟
太皇太后　皇考憲宗皇、益親禰也而　九廟之數、
若藏其一、至嘉靖中、　孝宗而上、本七廟也而稱六、
及　仁宗奉祧猶六廟也、而稱五、倏損倏益、何廟數
之不常耶、五廟之中、仁宗並祧惟三廟設祭、而祝文
猶五、是祭省而祝增矣。自　皇高祖憲宗至　皇考
穆宗、既備六廟、而　太祖　成英　三廟、猶仍五廟
之稱、是廟加而祝藏矣。何位號之無定耶、壽春王於

太祖爲叔　霍丘七王爲兄、而　寶應七王姪也、英廟時、誤稱壽春及霍丘七王爲　皇高伯祖寶應七王爲　皇曾伯祖、亲矣、今世系益遠、而槩稱爲　皇曾伯祖、是亲而又亲也、何稱名之弗當耶。我　皇祖開天啓運功德無比　德祖、雖尊不得以情掩義謂宜世享南面東向　成祖其餘升遐則祔親盡則遷位止於九而勿之過則升祧定而世次明矣。諸廟帝后並揭徽稱及時享而謹核之祭必一其祀祀必一其廟使神各有嚴則繁簡當而位號秩矣。由　太祖而上下之諸王之分雖百世可知也（周如[illegible]廟祀[illegible][illegible]論）

周當禘之歲則特設一神主於后稷之廟而稷配享於廟禘畢則徹去嚳之神主而稷仍居東面以享四時之祭也五年一禘者葢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王者爲之舉大禮也禘必于四月葢春夏之交萬物生長故祭其所自生也酒則用四齊三樂則用四代之樂獻則用九獻之儀此周禘之說也 周禘總論

按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爲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以爲亦祭天之禮混禘於郊舍嚳而言靈威仰其說妖妄支離先儒多攻之葢祖者

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郊祀則及稷而禘則
上及嚳、是宗廟之祀莫大於禘、故祭法先禘於郊、以
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於祀天無預也、陳氏曰趙伯
循謂禘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疎遠不敢褻、此殆未
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相撥、相土
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而歌顯
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
朱子疑長發爲大祫之詩、疑雝爲武王祭文王而徹
俎之詩、是蓋以理決之、而不爲詩序所惑也、且詩頌
長發大禘、但遡玄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之帝、

嚳禘太祖、無一詞及其嚳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爲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祫、僖公八年有禘、遂係約想像而立爲此說、蓋以魯僭亂之制、定爲周禮、以誤後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爲周禮、并魯禮也、禘祫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

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 禘祭考

馬融謂歲祫及壇墠、禘及高宗石室、鄭玄謂祫則毁主未毁主皆合祭於太祖、禘則惟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若稷之遷主、則祭文王之廟、昭之遷主、則祭武王之廟、何休謂祫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及論祫禘之歲月、則皆援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爲據、按祫祭年月、經無明文、惟公羊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五年而

再殷祭夫殷祭乃大祫之祭也謂五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年一閏五歲再閏也於禘祭乎何有漢儒乃援此以證禘祫相因之說爲鄭康成之說則曰三年而祫五年而禘爲徐邈之說則曰相去合三十月三十月而祫三十月而禘唐自睿宗以後三年一祫各自計年不相通數然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嘗祫而禘祫同歲太常議曰今太廟祫禘各自數年兩岐俱下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求於經禮頗爲乖失國朝宗廟

之祭三歲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蓋用鄭康成之說其後有司又言三年喪畢遇祫則祫遇禘則禘二說牴牾不可稽考慶曆初乃用除邈之說并三十月而一禘後又以二祭各不相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祫竟無一定之論推原其所以然皆由混禘于祫而皆以為合食於太祖也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而惟以祖配之則禘於祫異不容混矣知大祫兼羣廟之主則自太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矣又何疊嬋與郊宗石室之分乎

禘祫辨

通典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歡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月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祫禘秋合嘗冬祫烝每間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云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祫禴秋祫嘗冬祫烝間歲奇偶如虞夏按殷改虞夏春禴曰禘又改禘為禴按郊特牲春禘秋嘗則殷祭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

來年春禘於羣廟、祫毀廟未毀廟皆升于太祖、禘則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毀立依昭穆于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于后稷廟祭之先祫後禘者約春秋魯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而禘以前殷祭推之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必有此祭祫者爲後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爲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此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禘以夏、祫以秋、詩閟宮傳云諸侯礿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是也崔靈恩云禘以夏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禘也弟也祫以秋秋者以合聚羣生其禮最大必於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故祫也者合也

右楊氏祭禮、只分大祫時祫爲二、而不言四代之制、且不言祫祭之時、蓋以經無明文、不敢臆說、而通典則備言之、蓋通典取鄭康成所註禮記爲說、而康

咸又約春秋所書爲說，大槩皆臆說也，是以先儒多排之。然自鄭註既行，而後之有國者，多本之以定宗廟之祭矣。袷祭總考

趙氏曰：王制春礿夏禘，鄭註以爲夏時禮；祭統註謂夏殷禮；祭義春禘秋嘗，註以爲春禘者夏殷禮，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又註云禘當爲禴。夫禮記諸篇，或孔門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八年七月禘于太廟，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而鄭玄不

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爲初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何得云夏殷哉禮王制春秋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禴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烝嘗三禮謂魯惟行此三祭故云耳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往來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鄭註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大宗伯註曰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又云禘祫俱殷祭祫則於太祖列羣廟之主禘則

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夫大廟之有祫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齒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廟七廟有虛主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祫強生此義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曰烝嘗禘於廟蓋左氏見春秋經前後記祭惟有此烝禘三種以爲祭名盡于此但按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耳又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亦左氏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爲諸廟合食祭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皆妄泥禘文而說祭耳問者曰若謂禘非

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祭、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吉禘于莊公、以爲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可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林氏曰禘祫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謂之先三而後二、（鄭康成 高堂隆）或謂先二而後三、（徐邈）辨祭之小大、則或祫於大禘、（鄭康成）或謂禘於大祫、（王肅）或謂一禘而二名、禮無差降、（賈逵 劉歆）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秋不以冬、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

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
再盛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當
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
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
也春秋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大夫事一有事二烝
二嘗之類無非記其非常奈何反以爲周而足法乎
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
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
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
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

者果禮耶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八年皆有禘云愈謬也閔公二年春秋書夏月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宣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魯至僖公而始書三望豈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後書魯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止一嘗又何以為法乎取亂世之典為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幸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楊氏

曰自漢以來宗廟之禮不合古制者其失有二混禘祫為一事一失也輕廟而重原廟二失也其一曰禘祫之禮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羣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皆知禘為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為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葢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勲勞賜以禘郊重祭聖人已歎其非禮然魯之有禘時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僣用禘禮行吉祭不于周公之廟而行之于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

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禘宗廟之大祭也故惟禘禮爲盛觀明堂位之言可知閔僖竊禘之盛禮以侈一時之美觀猶周公廟有八佾其後竊而用之于季氏之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況三年喪畢而吉祭此祫祭也閔公喪未必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祫叙昭穆此祫禮也僖公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祫之混自此始也鄭氏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祫禘二禮之異正閔僖竊禘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

所深譏者、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又妄稱禘祫皆爲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爲說以文之、禘之又爲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

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及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攻禮記也、禘祫總論

洪武七年八月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

上受命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謂禘祭不過祫祀祧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　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于禘祭之禮似難舉行上是其議嘉靖十年三月勑諭朕惟太祖肇創洪圖奠清宇宙掃除腥穢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

上世之積德乃出中夏之元聖顧追報之禮未舉而昧㓜之懷問遂朕躬承　祖鑒恭行大禘禮今孟夏之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廟奉　皇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舉著爲成範欽哉親撰祝文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儀凡祭書神牌於太廟曰　皇初祖神南向太祖配位西向（國朝大禘考）

嘉靖十五年羣臣請禘　德祖　上不從或曰禘顯頊　上亦不從曰可稱　皇初祖帝神勿主名五歲一禘於　太廟奉　太祖配先一日中書官書　皇初祖帝神牌位於　太廟至日設　太廟殿中祭畢

祫牌位　齋戒同大祫　前三日　上祭服于　廟
告　祖行一獻禮用祝　前二日　太常寺光祿寺
面奏省牲　前一日　太常寺博士捧祝版于文華
殿　上塡御名訖博士捧安于神庫供奉　前一日
午中書于太廟恭書　皇初祖牌內府以紙匣盛之
掬請安于御祭前卓上陳設同祫　皇初祖帝神正
位南向　太祖配位西向　太常寺卿捧　皇初祖
牌候　上至安訖退是日　上陞板輿由　廟街門
入至　廟門西降輿導引官導　上由廟左門入至
戟門帷幙內具祭服出導引官導　上由戟左門入

由丹墀東至殿由左門入請　太祖匱由　太廟後
門入至太祖座前太常堂官受匱上安皇初祖牌退
安　太祖主訖内贊對引官導　上至制拜位典儀
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内贊奏就位典儀
唱迎神奏樂内贊導　上至　皇初祖香案前跪奏
搢圭奏上香訖奏出圭導　上至　太祖香案前奏
跪搢圭奏上香訖奏出圭復位樂止奏四拜（傳贊同）典
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内贊導　上至　皇初祖
前奏搢圭獻爵訖出圭奏詣讀祝位樂暫止跪（傳贊衆官皆跪）
贊讀祝訖樂復作奏俯伏興平身（傳贊同）内贊導

上至　太祖前奏搢圭奏獻帛訖奏獻爵訖奏出圭
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行終獻禮奏樂內贊
導　上至　皇初祖前奏搢圭奏獻爵訖奏出圭導
上至　太祖前儀同奏復位樂止太常卿于中堂左西
向立唱賜福胙光祿卿捧福酒胙跪進于右內贊奏
跪奏搢圭奏飲福酒訖奏受胙奏出圭奏俯伏興平
身奏四拜傳贊同典儀唱徹饌奏樂樂止典儀唱送神
奏樂內贊奏四拜傳贊同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各
詣燎位奏樂　上退拜位之東立太常卿捧　皇初
祖神牌同捧祝帛官出中門奏禮畢　上詣　太祖

主捧至　寢安訖拜畢　上出導引官導　上至戟
門幄幙內易祭服還宮（禘祫儀制）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　敢昭告于　皇初祖帝神曰仰惟
先祖肇我厥初發祥鍾靈啓我列位追慕德源敬茲
報祭願來格斯奉　太祖高皇帝配侑尚享

樂章

迎神（元和）於維皇祖肇創丕基鍾祥有自曰本先之奄
有萬方作之君師追報宜隆以伸孝思瞻望稽首介
我休禧

奠帛初獻壽和 木有本兮水有源人本祖兮物本天恩報德兮禮莫先仰希鑒兮敢弗虔

亞獻仁和 中觴載升于此瑶觥小孫奉前願歆其誠樂舞在列庶職在廷祖鑒孔昭錫佑攸亨

終獻德和 芬兮豆籩潔兮黍粢祖垂歆享徹乎敢遲禮云告備以訖陳辭永裕後人億世丕而

送神永和 禘祀兮具張佳氣兮鬱昂皇靈錫納兮喜將一誠通兮萬載日新鑒佑兮天下康仰源仁浩德兮曷以重小孫頓首兮以望遐瞻冉冉兮聖靈皇皇大歸

典禮

國朝弘治元年、始建祧廟于寢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物於中、毎歲暮復奉 懿祖神座於正殿之左居熙祖之上、行祫祭之禮 國朝 宗廟前殿後寢殿後有祧廟皆九楹各翼兩廡寢殿藏主如同堂異室之制祭出主於殿畢歸主於寢殿 高皇帝高皇后中宮 文皇帝文皇后 昭皇帝昭皇后 章皇帝章皇后 睿皇帝睿皇后 敬皇帝敬皇后 獻皇帝獻皇后 毅皇帝毅皇后 叙列左右室皆南向祧廟藏 德祖玄皇帝后 懿祖恒皇帝后 熙祖裕皇帝后 仁祖純皇帝后 恭仁康定景皇

帝貞惠安和景皇后不得入宗廟　孝潔陳皇后未
祔廟別殿祀焉立春特享　皇帝祭　太祖大臣八
人祭諸帝內臣八人獻諸后立夏時祫　太祖南向
成祖北向　上於七宗東西相向立秋時祫如夏禮
立冬時祫亦如之季冬中旬擇日大祫　德祖　懿
祖　熙祖　仁祖　太祖異室南向　成祖　仁宗
英宗　孝宗　睿宗　東敘西向　宣宗　憲宗
武宗　西敘東向　成祖北向如時祫　皇帝獻
德祖帝后大臣十二人分祭諸帝內臣十二人獻諸
后

漢之制通羣爲廟百七十餘東漢合九室爲一堂其繁簡殊絕至此漢儒去古未遠而禮從以失焉豈不可憾哉唐初之祫沿魏晉故習中虛而左右列代宗正位太祖遷獻懿二祖不得合食德宗時顏眞卿請申孝尊先於是遷獻懿祫於廟後裴郁言其非李嶸請藏於夾室裴樞請建石室於寢園柳冕請建別廟而張薦則請悉入昭穆仍虛東向之位其後獻祖竟遷而太祖東向二十年然後決而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竟不之用其禮不足言也唐德宗時顏眞卿請遷獻祖廟后佛等則則請建於別室其後獻祖竟遷殊韓愈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言竟不之用甚至用

釋氏孟眞之典者矣論禮之詳者、莫如宋、宋初昭穆未辨、虛東向位、仁宗時、趙良規請太祖東向、王舉正等請依故事、虛東向、宋仁宗時趙良規請太廟東向王舉正等則請依故事虛東向其後虛祖別廟雖宋功業孰大誼義伸恩之言終之不行甚至用道家焚修之典者矣神宗當治平之末、用張方平等議、祧僖祖、及熙寧閒、張衡等議復之、司馬光輩皆以爲不可、而王安石主之、於是僖位始正、程頤嘗論之曰、世謂僖祖無功業、天下基本、皆出於此、其爲功業孰大焉、高宗時、董弅王普請太祖東向、廖剛謂僖祖以下四主當遷別室、祫則就享、晏原復謂宜太廟異祭不亂祫祭、雖不果行、而僖廟已爲之

一歲寧宗當紹興之末用魯三復鄭僑等議始建別廟遷四主而太祖東向祫則先四祖而後太廟而朱熹則有議曰原太祖始立親廟之心踐位行禮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後可以為孝且太祖太宗自為世室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向然後為尊也故尊太祖以東向者為義奉僖祖以東向者為恩義者今日臣子之願恩者太祖當日之心與其詘恩以伸義孰若大義以伸恩故雖光宗攝前之命而詔不果下趙汝愚以宗室之賢相而義不肯從於是僖祖之廟祀始遷熙宗之正禮終失其後以度正斑災之言而不能

同理宗遂事之惑也豈不亦大可憾哉今日以至孝之心行莫大之禮集公卿侍從文學二諫之臣羣議而後定一上而遂決蓋據程朱之說以　德祖比稷契以　太祖　太宗比湯與文武而配　天之享其尊固在每歲暮大祫於三年之禮亦有加焉（祫禘總論）

國家有　太廟以象外朝有　奉先殿以象內朝殿九室如廟制凡祀方丘　朝日　夕月册封告祭及忌祭在焉餘皆於　太廟行之其祭品及日獻膳月薦新皆光祿司具其事嘉靖初　聖旦中元冬至歲暮俱告祭十五年罷中元祭十八年罷忌祭祭　高

帝后于 景神殿 列帝后于 永孝陵二十四年
仍于 奉先殿隆慶元年祭 孝烈皇后于 弘孝
殿 孝恪皇太后 孝懿皇后于 神霄殿承天又
有隆慶殿奉 獻皇帝后初獻皇帝未祔廟別立奉先殿 奉慈殿
左太常寺 奉先殿右 孝宗生母孝穆紀太后也
不得附 太廟奉先殿 孝宗即位初作 慈奉殿
別祀太后巳而 憲宗生母 孝肅周太皇太后
世宗生祖母孝惠邵太后皆祀殿中孝肅中室孝穆
孝惠在右室主書皇太后太皇太后歲享薦如 太
廟奉先殿嘉靖十五年 上諭禮官曰廟中帝配一

后陵附葬乃有二三后廟祀陵祀本不同奉慈三后
主既不得祔廟又不祔陵殿近於黜者非親之也禮
官遂請奉孝肅於裕陵孝穆孝惠於茂陵殿　上又
曰皇太后太皇太后本子孫尊稱稱睿皇后純皇后
又嫌干適改主題皇后不得書帝謚罷奉慈享薦禮
奉先殿奉慈殿二則
唐之可考者、淮安靖王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
距太尉李勣凡三十二人、宋之可考者、韓忠獻公趙
晉開濟武陽王曹彬而下距丞相葛邲凡二十四人
我　高皇定興念諸功臣之烈建　太廟首以李韓

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大海等從饗最後韓公坐嫌死而六公亦閒不得與逮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開平二王而下距永義侯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文皇祀者至洪熈而定文武臣惟河閒王玉東平王能寧國公眞榮國公廣孝凡二王公至 世宗首上 太祖徽號後上 文皇帝祖號又釆禮官言遂誠意伯從祀 太祖位六王下而以僧故斥廣孝從祀大興隆寺尋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獨宣而後寥寥無聞論者謂如楊文貞李文達商文毅 文清楊文忠之賢於輔而不得從蹇忠義

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之賢于銓而不得從、于蕭懋之賢於樞而不得從、張定興輔之下南交宋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位太師握環衛爲心膂爪牙而不得從、此 朝廷所當博諮而精覆以進祀 列君者也、

高帝諸功臣而下猶有說焉若李韓公之佐開創、不下鄭侯、雖以嫌死、 帝尚爲之諱、若馮宋公勝之佐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降納哈出二十萬之衆傳潁公友德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徹侯、而開滇南二百年之地、惜其終于 帝之末藴革除之變而未有舉也、縱不得從 太廟祧、亦宜別祀于

鄉、隆其贈謚、而錄其後、亦天下之心之公論歟、從祀太廟

功臣

我　太祖初建四廟、定享禮、未幾又建　太廟、爲同堂異室之制、此猶草創之初也、迨　世宗皇帝、倣古禮創九廟、始正　太祖南面之位、而定　成祖世宗之享、歲時序昭穆之分、可謂　大聖人之作爲矣、

終